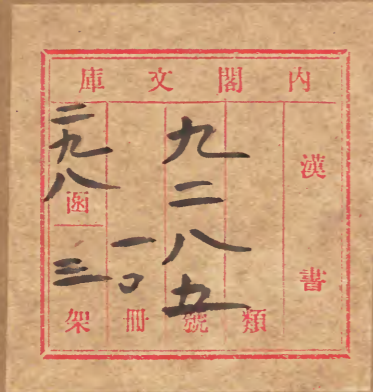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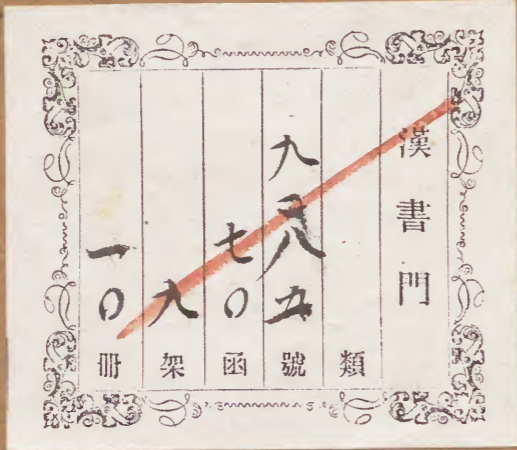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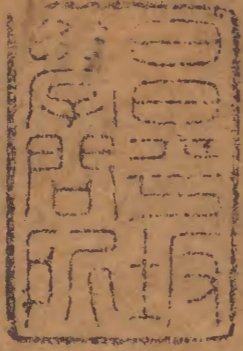


史案

十五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5
冊數	10	8
函號	298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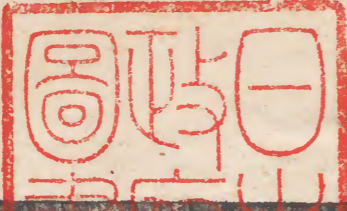
史案卷十五

淺草文庫

涇縣吳裕垂燕堂

金世宗

大哉世宗之為君也。應乎天，順乎人，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克復舊服，固中興之令辟也。而所以致此者，本之以誠實，
 濟之以寬宏，御物則至公，無我道國則節用愛人，其德化
 之隆，豈特南宋諸君非其敵手已哉。所不可及者，夏主請
 分國予相，則責以不守先業，且曰：續當遣使以詢。夏相始
 誅高麗內禪，則必命有司詳問其守將叛降，則執使付還。懼未幾
 進玉不真，則憐小國之無識，南宋背其累代之盟，改臣稱
 姪，亦不復與深較，但責以請鞏洛而舍欽宗之柩，既葬以



一品復葬宋遼宗室於舊陵恩威並濟澤及枯骨矣其君臨萬國實具有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之量乎三代以下之聖人吾於世宗見之矣。

弩弦傷目

孔子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顧不中猶為不肖之常從未聞有弩弦而傷目者此豈獨孝宗之不肖哉即藝祖亦與有責焉古者射以觀德自天子達於士庶莫不有射反求諸己仁也各自為正義也周旋揖讓禮也發皆中節智也以擇與祭以享諸侯以燕羣臣以考諸子國子凡男子有志於四方者五物六藝皆於是乎講而騶虞狸首之典為特重倘藝祖

設立射宮教育有經納弟子於比禮比樂之中豈致後嗣

不閑弓矢而有弦斷目傷之事哉

曩者茅灘大閱孝宗躬環甲冑居然指授方畧

猶未至於隕越貽羞也幸哉

倘爾時宰輔能監目前之覆薦舉名儒講

求古義建射法於東宮太學上自皇子下逮諸生每於執經問道之暇一日三舍而且於樂舞中教以干戈教以擊

刺教以陣圖

見卷三寓陣於樂

頌之州郡學校無不皆然數年間

技精藝熟文事之中有武備未必非中興之一助也況欽宗之喪未歸鞏洛之陵未復并非武王散軍郊射時也為

人臣子者尤當各自為鵠貫革之射方始耳昔漢祖傷胷

楚軍伏弩射中

留侯一請而疆起奈何目已全愈遽聽陳俊卿之

言而永為後戒耶豈留侯之愛君與漢祖之自愛弗若與

君父之讎未報。漢祖留侯固未嘗一夕安枕也。余觀傷胃傷目兩事。則西漢之所以大一統。南宋之所以終一隅也。豈偶然哉。

作敬天圖

乾爲天爲君爲父。人君尊父配天。以天事父也。故敬天必先敬父。敬父一如敬天。女真虜宋君父幽死五國。不共戴天之讎也。高宗不足責矣。孝宗受付託之重。必枕戈嘗膽。取讐首而竿之藁街。則此天方可言戴。亦方可言敬。迺讐也。而甘爲之姪。姪猶子也。以敬猶父之敬。敬不共戴天之讐。是敬讐如敬天也。且金方欲歸我。欽樞而孝宗置若罔聞。致輦洛葬以一品。直自讐其君父耳。敬天者當不其然。

大理寺奏獄空

或問無刑刑措。惟唐虞成周之世。情或有之。孝宗雖爲南宋。令辟而奏大理獄空。迺臣下籠蔽耳。豈真有是事哉。曰有之。罪莫大於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程朱皆千古大人。聖人之徒也。謝廓然彙程子於安石。陳賈毀朱子爲僞學。而並請嚴禁。以及曾覲王抃等之盤結擅政。妨賢納賄。皆囹圄中之罪魁也。而孝宗皆信任不疑。豺狼當道。安問狐兔。獄空大理宜哉。

行三年喪

刪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也。而孝宗能行之。孝則孝矣。迺必稱壽皇而行之。豈謂天子不得行。必爲天子之父而

後可行耶。徽高託內禪以偷安。天下所共知也。顧高所付託尚不失於中材。而光之不肖。甚於欽宗。孝乃託終喪而禪之。其不為欽宗之亡國也幸哉。累代之山陵未復。永思弗顧。託終喪以偷安。致光宗縱欲滅倫。宮府憂危。人心搖動。禍幾沿於宗社。何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乎。

詔行孝宗喪三年 刪

孫服祖喪三年。為父歿也。從未聞有父在而承重者。父有疾不能出臨。嫡孫攝行喪事。權也。若父方卧病在宮。公然頒詔天下。顯行承重之典。是滅死其父也。所謂事存如事亡。事生如事死也。慶元之不孝。豈待五年一朝而始見哉。不承乃父之歡。而終乃祖之喪。抑何厚於事祖。而薄於事父耶。知禮如朱文公。不能延為太常。釐正一朝鉅典。致以通喪之善。而宋主行之。皆未得其所也。惜哉。

蒙古稱帝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代居朔漠。其地延袤萬里。其人勁悍善戰。完顏氏初起。常假兵於蒙古。及滅契丹。而得中原。不償元約。始生嫌隙。兩相攻伐。女真常厚幣以賂之。但其土廣族繁。各自為部落。不相統屬。耳。傳至却特氏。并據諸部。而日益強大。

開禧二年。却特氏

諱特穆津。即元太祖。

大會諸部於鄂諾河。自稱青

吉斯汗。青吉斯其美號也。汗即可汗也。猶匈奴之稱單于。

南詔之稱驃信。皆外國天子之稱也。彼既稱汗。不稱帝。續

通鑑當從實書之。曰蒙古某稱汗。

元祖起兵鄂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當時史官不備。其奇

勳偉績。雖多失於紀載。而究其所以得天下之由。大約四

傑之功居多。

穆呼哩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太祖創業。賜號為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

四傑也。

維時假角端以休養。

用耶律楚材之言也。

餌女真以和親。

一如金祖

之餌 遺命借道江南以取中原亦可見其創業垂統之大
畧矣。

宋人敗盟

乾道以前金為累世之讐乾道以後金為主盟之國盟主
固不得無故而侵陵小邦小邦又何得無故而上干盟主
故禦讐敵宜主戰而遇盟主宜主守曷守乎曰於太平無
事之日高其城堅其壁器械芻糧無不備具騎兵步卒無
不精強時時簡其軍實常若敵軍壓境有釁則報復靖康
之恥無釁則恪守乾道之盟迺輕信羣小以無備之國不
教之民而開邊生事將叛於中師喪於外疆場殘毀卒致
函首以請罪也醜哉。

函首畀金

韓侂胄誠首謀也而下詔伐金頒告中外則宋主實為謀
主正侂胄之罪斬以喪師失地懸之國門可也迺金欲縛
送首謀而即函首畀之若更欲得謀主之首可若何侂胄
與李岳諸公雖有賢奸功罪之別而函首一事較靖康之
黜伯紀以謝罪紹興之殺鵬舉以求和者殆又甚焉。

嘉定六年當伐金

甚哉宋人之坐失機會也金自衛紹之立夏叛於西遼起
於東蒙古深入居庸盜賊竊據州郡饑饉薦臻土宇日蹙
一紹興之劉豫耳況衛紹復為臣下所弑乎金世讐也讐
國內變固當乘其亂而傾之金同盟也盟主見弑尤當聲

其罪而討之。迺於春秋之義，一無所明。其卒見侮於蒙古也宜哉。

金亡

金祖崛起海隅，入載而功成，帝業其開創之君，不可及也。世宗以仁易暴，三戰而身致太平，其中興之君，不可及也。三代以下亡國之君，大抵遇奸雄則逼而行禪，遇強敵則屈而出降，從未聞有以身殉國者。哀宗值播遷之餘，土崩瓦解，天下事實無可為者，迺能自經自火，是其亡國之君，亦不減於湯武之苗裔也。殷紂周幽皆以身殉國維時呼沙呼非衛之呼，死於汝水，參政總帥及軍士從死者五百餘人，以視遼之亡，死義者十數，則又大相懸絕矣。其祖宗尊賢養士

之報，正於此可見一斑。及宋獻俘太廟，或問張天綱曰：有

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

二帝何如？越在丙子，元巴延入臨安，宋社為墟，諸臣從恭

帝北行者，并不聞有李侍郎一人。先是文天祥如元軍被執，故從者無一人死節。

以是知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而人心之

思戴，有非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所可同年語

也。或問汴宋之亡，在金人目中，雖僅見一李，其實前若王

稟霍，安國後若吳，革張，叔夜死義者何止十數？南宋丙子

之亡，亦猶是也。曰：金之遺臣，忠如天綱、京錫諸公，後世皆

莫知所終，若統舉前後死者而論，宋不止此，遼獨止此乎？

遼不止此，金又獨止此五百餘人已乎？況金與宋為世讎，

垂亡之際前後殉節者宋既不能旌獎元亦史官未備其失於紀載而淪沒不傳者可勝道哉

趙范等非恢復之才

三京淪沒百餘年矣不能乘敵於垂亡之哀宗而欲邀倖於方張之蒙古豈不難哉為宋計者當何策以取之曰蒐軍實嚴守備增屯戍養銳以需時堅壁以觀變上也如必欲急於進取計惟有使我直彼曲耳陳蔡之疆甫定蒙古固未嘗一日忘宋也潼關汴洛間不駐強兵不貯芻糧孟珙與二使修奉八陵往返如入無人之境彼方示弱以誘直欲宋人敗盟啟釁曷由使彼有曲曰故金以息來降蒙古追殺烏登而取之輕宋也彼既有輕我之心則北方可

圖矣曷圖乎曰貴文賤武宋人之陋俗也誠於入蔡滅金之後陰與二三良將謀之俾還鎮招軍買馬私交於河北重臣若為將叛之狀因遣文臣監制其軍誣以叛逆竟欲置之死地乘此而詐令北降蒙古必不見疑而欣然納之彼既納我叛臣不惟曲直有歸亦且內應有人維時因汴將之內附乘關洛之空虛卷甲疾趨而襲之待彼徵兵南下我已阨河而守矣或問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此邱岳之言也所謂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也此喬行簡之言也曰范等以六月興師兵甫出而汴已降大軍何須趨汴趨汴而淹留半月始議移檄西首至七月始啟行所謂坐以待斃也若以趨汴之日襲洛以襲洛

之日奪關我已轉客為主全據河南之勝則時值秋收禾稼滿野因糧於敵不可勝食也何容餽餉劉岳兩武穆琦每於饑中求飽死中求生故所向有功岳公提孤軍深入重地會食盡乞糧於主將不得乃引兵益北遇敵即戰因糧於敵也故食雖盡而士卒不饑數日間數立奇勳劉公既襲敗韓常烏珠帥十萬眾來援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勝而歸公曰敵營在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遂大戰而有順昌之捷洛兵雖饑不饑於侯兆絕糧之頃洛兵雖弱不弱於順昌圍困之時彼即大舉來爭我則隨宜布置設伏以待有進無退進一尺即得一尺之士殺一賊即除一賊之害破一砦即獲一砦之糧況我詐降之將早在敵中察其虛實相其機宜或乘間而擾兩河或反旆而焚輜重兩河擾則歸路截歸路截則敵情不擊而自危輜重焚則後軍

亂後軍亂則前軍不戰而自潰因其自危自潰而南北夾擊然後責以食言復申河南來歸之約約在女真未失河南之先則我師理直氣壯蒙古必受盟而退矣師出有功曾何虞事力之不繼哉且數載後敵運中衰昭慈元太宗第六后蕭瑪錦氏定宗之母也稱制姚樞棄官而隱楚材憂憤而卒及拉海額錫氏抱小兒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歲旱政苛民力益困際此而西取關中北征河朔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建議恢復坐守黃州而不進明知朝陵有路不能乘隙奪關競事趨汴受降不急兼程入洛反以輕進失律加罪葵等尚足與圖恢復之大計乎

蒙古入大理

世祖為皇弟時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

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後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

大理踞宋之西南而為元人所得此為滅宋之張本亦為化行南國之根基自古南北紛爭南朝惟一面受敵宋高航於海而亦為女真所襲則海防不得不嚴然隄防亦止東北兩面耳元乃由交廣西南既得大理遂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而北提兵北向是四面受敵也故入大理實為滅宋之張本而世祖之入也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御陌仁義之先聲早已徧傳江左矣巴延敬承好生之德奉命南征所向有功故入大理又為化行南國之根基厥後順帝北歸川陝悉為明有而雲南獨為固守豈偶然哉

元淮安忠武王

巴延一下江南

刪

忠武王與曹武惠俱下江南俱以不妄殺人見稱續通鑑綱目載忠武克常州屠其民且云急攻時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築之又云殺民煎膏取油作礮愚案元自攻樊城得西域所獻新礮法類用攻堅巨礮所擊人或化為膏血故礮有人油之號猶前此礮掣沙洋當時亦目為屠戮耳姚訔陳炤等在圍城中力戰固守急攻之下北軍不無死於矢石城兵出禦或至全軍盡沒因運土填塹而埋之未可知也否則役民增壘壘高而圯圯則壓人必多或就埋於死所亦未可知也若庶民子來咸樂于役而併人築之皆事理所必無者而以誣開國之元勳誰則信之圭豈等誓與城亡城中軍士或死於出擊或死於登陴

或死於巷戰，或死於自盡，舉城皆視死如歸。忠武恐從此而東南，一一困鬪，夫豈弔民伐罪之本志哉？因而騰播先聲，降則赦，逆則誅，令自監於常州，未可知也。雖自常州一戰，百姓懷懍，罔有敵於我師，而常之元老深痛子弟之淪亡，或播其說於江南，極詆蒙古殘忍，冀得一圖報復，亦未可知也。由是傳會其說，愈傳愈訛，而史臣竟指為實事。登諸簡策，此孟子所以有血流漂杵之疑也。曹武惠之下南唐，世祖所素慕也。初世祖入大理，嚴止殺之令，因姚樞嘗稱曹彬下南唐事也。忠武王以開疆萬里之良將，心世祖不嗜殺之心，恭行天罰，畏其力者遁，懷其德者降，釋義士之縛，鄂守以州降元，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卹忠臣之家，汪立信既死，或請戮其孥，巴延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隆文節之葬祭

巴延聞趙卯發夫婦之死，深為歎息，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救江東之

貧病

時江東大疫，居民貧乏，巴延入建康，開倉賑之，遣醫治之，民大悅。

扶義而東，恩威並

著，婦女無所幸

呂師夔以江州降，獻宗室二女，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心乎？斥遣之。

財帛無所取

如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之類。

一戎衣而天下

一統，不可謂非仁者之兵也。不然，雄如曹操而敗於赤壁，

強如苻堅而潰於淮肥，宋雖潰敗之餘，而兩淮以南七千

餘里之江防，百數十年之積貯，土地軍民皆數倍於南唐，

而人心之固結，又確乎其不可拔。羊叔子專以德化為先，

故晉師所向無前，若競事屠戮，雖弱小如南唐，恐亦未易

傳檄而定矣。屠民與不妄殺兩說，矛盾至此，論忠武下江

南者，一如孟子之讀武成，取二三策焉可也。刪

或問忠武王與曹公孰優曰高宗承百六十餘年一統之烈退而南渡又享國百四十五年其根深蒂固固不待言即在恭帝時其地自兩川而東湖之南北淮之東西以及閩浙兩廣與海南厓山諸境皆為宋有南唐承楊吳一隅竊據江之東西者三十餘年耳以年以地皆僅得南宋十分之二也以宋伐南唐但遣一荆湖鎮使率所部順流而下自成破竹之勢又何必勞動中原之眾假手錢氏為犄角乎乃狃于南唐之勝師行無律悉付十萬眾于沙河豈得與海都之擊謀定而戰戰則必勝者所可同年語哉况一則以周室椒房之親而反顏事讎一則以功臣之後拔起陪臣之中二公之品節更不可以尋常優劣論也

九儒

元置江南人為十等宋謝枋得曰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又七匠八娼一作七獵八民或曰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為令甲也

四民之業士居首而元則列之第九等曷為一賤至此考宋祖矯五季尚武之習喜用讀書人逮後嗣不無偏重指即戎為麤人斥為僧伍而武功益以不振元故矯宋人之失而過其正歟然元自耶律文正公楚材字晉卿遠東丹王後當國進用文臣尊孔子崇道學建書院校儒生中原經濟之士咸樂為用文教誕敷由來舊矣况世祖時廉希憲字善甫許衡字平仲竇默字子聲三文正公同時兼用又有姚樞王鄂劉秉忠宋子貞張德輝諸公皆濟濟同朝其得人之盛雖宋祖弗之過

也曷獨於江南之儒而賤之稽自宋理寶祐間信用賈似道國是日非迄開慶而寵任益專倡優得幸羣小滿朝士習愈趨愈降而斯文掃地矣越在德祐元兵東下諸路叛降廷臣接踵宵遁宋太后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遭家多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平日讀聖賢書自謂云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及幼主納款舉朝文武北轅世祖猶召降將而切責

世祖問降將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臣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思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彼以儒生致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位公卿者宋主累世重之至似道而倍加優禮迺悉甘與武夫反顏事讎其忘恩負義會娼丐之不若也元人實深

惡而痛貶之列其等於八娼十丐之間皆南人之自取也又何怪焉第以鄙薄南人之故致後世疑元初人等其輕重大概如此并疑其制為令甲轉為吾儒所鄙薄又獨非元人之自取乎

窮河源

水性潤下發源時悍疾尤甚故每潛行地下黃河上自崑崙墟下至星宿海數千里間出沒無時大約與濟水相似濟之上流有二東深不測西深一丈合而東流入于大河河之發源有二西出葱嶺

今回部葉爾羌西東出于闐

即河闐在葉爾羌東

其山多玉石與葱嶺皆屬崑崙之一脉合而東流

為他里木河厄爾勾河注於鹽澤

一蒲昌海即羅卜諾爾在回部闐展西南鹽澤上承千餘里長河之水齋淪渟

瀉伏流地中而其南磧地數百里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猶濟水經歷城下凡發地皆流泉或時見於東阿井中也

鹽澤之東南境有大山曰積石是為禹貢之積石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在今青海境內即

大雪山積石之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總名枯爾坤其

巴延哈喇東麓有泉出焉名阿勒坦河至此而復見東北流三百餘里

有千百泉湧歷歷如星名鄂搭拉即星宿海實為河水潛行復出之象猶濟水復

見於河之南溢而為榮又東出於陶邱北也從此彙合諸

泉至積石山東成二巨澤曰札稜諾爾鄂稜諾爾繞出山南折北而

東始名黃河入陝西河州界張騫深明乎濶下之性以窮

濟之法窮河身歷崑崙之墟故所言皆與尚書爾雅山經

水經諸書暗合篤什奉命窮源不知時伏時見為水性之

常但朔流而上見千百湧泉而遽止潘昂霄不識蒙古語

譯以漢文傳會經傳妄以大雪為崑崙以小積石山在河州西

本名唐述山為禹貢積石倒置崑崙於河之下流不自知其謬

誤反謂張騫所言鑿空無據豈不妄哉我

朝康熙間遣使往窮河源得於枯爾坤山較元史所載為

尤詳乾隆間西域底定回部內屬崑崙之東西南朔俱隸

版章爰正定譯語博觀經史參考輿圖然後知鹽澤潛行

河水重源及葱嶺于闐諸境與今葉爾羌羅卜諾爾諸水

其里道之遠近山川之形勢皆確有明証垂爰得述其大

畧云

始海運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按島夷所包甚廣自交趾以東朝鮮以南凡在大洋島中者皆是夷且入貢則中國之通海道可知冀州為帝都之域禹貢言貢道而首載碣石入河則通海為禹貢第一重事可知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大江以南之賦必沿海以運早已行於三代以上之世矣越在東周楚貢苞茅不入上起漢陽下迄吳越或為楚所并或惟楚是供不復知有王室更何有於海運及秦始皇削平六國天下一家數與列侯將相巡幸海上使黔首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克復虞夏以來之故典漢路博德將樓船討南越擒其王於海中

置南海等九郡

橫海將軍韓說等浮海擊東越降之

馬伏波討交趾緣海而進厥後交趾貢獻皆從東沿汎海而至爾時海運之行概可知也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可知唐有海運矣惟宋人積習偷安威不外薄而值安石輩用事故雖有鄧潤甫等海運之議而卒不果行宋不能行而元行之當時咸目為創始之舉耳其實海運之法原不自元始也

或問海運之利弊較河運若何曰河道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煩人力牽輓有工給之費且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又有意外之變意外之變朝廷之隱憂而窮民所冀幸也何以言之沿河一帶土人遊手最多內無屋廬外無田地枵腹而游惟冀黃河一決地

方盡被水災。一面受朝廷賑濟。一面受修築工食。河事一日不竣。遊民即獲一日之重利。或於春夏水漲時。潛行開放。水患愈深。獲利愈厚。官吏從中互弊。有不可勝言者。元都燕京極北之地。財賦之入。皆來自東南。運河一線。譬則人身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見死亡之禍。若運自海道。減運軍數萬。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舡數千。可以裕帑財也。減耗米百萬。可以寬民力也。東北有警。閩粵舟師不踰月而集。可以飭武備也。何弊之有。或問船出大洋。風信不時可若何。曰。一作此下有曰。魏人謂蜀道為天獄。大江為天限。未習險阻故也。江南世稱澤國。余嘗見其山居野老。負薪鳥道。如履平地。而一洗脚上舡。櫓方搖曳。竟有頭運目眩。嘔吐不止者。又嘗見河濱舟子上。難過峽。曲折赴流。而一御帆江上。狂瀾甫作。竟有手忙脚亂。船不應舵者。且有老於江湖。使舡如馬。而甫出海口。望洋而嘆者。又有

有商民偶入海船。不敢出蓬一顧。及還鄉。侈譚水怪。自謂蛇龍與居。神鬼與遊。張皇盜賊波濤之險。聳聽一時。白面書生聞之。方縮頸伸舌矣。敢言海運乎。是在製帆得法。御風得人耳。中國之

帆。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而西洋番人使帆。雖逆亦能御。

曷御乎。曰。以前帆與中帆作兩扇開門之狀。其帆上濶下窄。本似摺扇。

使風自船頭衝入。觸於後帆。折而前轉。即為順風矣。其奇

巧皆出人意表。紅毛番舶。每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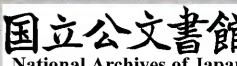
風皆作順風。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武忠王薦朱清張瑄

等。清等嘗避迹沙門島。引舟東北。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碣石燕山。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巴延平宋知其習知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造平底船六。由海達京。清等因言海運可行。故巴延薦之。造平底船六

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當時雖號得人。而所駕海舶。所用舟子。不過沿海之沙船漁戶耳。未必如

諸番之得法也。籌海運者，誠製帆一準，西洋紅毛為式，擇瓊州臺灣土人之善御番舶，與沿海船戶之習知水線者，使董其事，教習水手，則橫風逆風皆為我用。由劉家港入海，至燕京，旬日間耳。曾何虞於風濤之險惡哉？或問海賊行劫，將何以御之？曰：帝王之世，聲教四訖，南起越裳，沿海而東，迄於蟠木，北至嵎夷，所謂光被海隅，島夷卉服，罔不重譯來獻也。故周漢以上，於海收魚鹽之饒；周漢以下，於海通市舶之利。即在偏安割據時，河南淮北盡為戰場，盜賊遍中原，從未聞有海寇而常為中國患者。或問孫恩盧循，不嘗為東晉惠乎？曰：恩乃琅琊妖人，孫泰之姪也。泰以媚倖臣得官，太守知晉祚將終，假討王恭舉兵謀反，伏誅。恩亡命入海，繼因閩地騷動，以討會稽王為名，乘釁入犯，時值桓元之亂，未暇專征，故延至四載。恩始走死，元不能誅其餘黨而

反引為郡守，循遂舉兵大擾。迄劉德輿北還，始盡行誅戮，以晉季之單弱，國祚之疑危，置恩循為緩圖，尚一紀而盡滅。其能為患者幾何？且恩循皆中國之妖賊，敗則逃匿海島耳。究非島夷負海寇邊之比。南宋航海特畏金兵，追擊耳。曾不聞有海賊也。卽是昂寄居海嶼，又何嘗有島夷為患哉？元行海運，兩開生道，其水程愈行而愈徑直，享利幾及百年。其全盛時，固無庸論。卽至正末，沿江盜起，汝穎繼擾，南北隔絕，猶藉張士誠資給數年，豈非措置得宜，歷久無弊之法哉？法良如此，明曷不踵而行之？曰：不敢也。曷以知其不敢？曰：畏倭也。自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中國不能致討，而反與和親，瀕海州縣遂數被寇掠。維時由閩粵而遼東，延袤萬里，築城增戍，歲勤備倭之役。倭在樂浪海中，及帶方東南諸島，自古不為中國患。至明初始有海防。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由海條舖至九猴山，計五千里，抵福建，由南澳山至三星山，計二千里，抵浙江，由懸中峯至殿前山，計二千七百



里抵江南由三姑山至孤者山計一千八里抵山東由青
 沉峯至南半洋山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由北半洋山至
 臨江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共計一萬二千
 餘里以達朝貢以通互市以收水利何等便易明迺沿岸
 而守悉舉萬里長途而棄之致諸番益輕及永樂徙都北
 中國蟠踞近島貽為一代之大患也悲夫
 平海運尤宜急講而卒棄海就河者逼於倭也嘉靖後倭
 寇連踪突犯橫肆蹂躪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所至州縣陷
 沒鎮衛殘破倉庫之積貯尚盡被剽掠何敢浮一粟於滄
 海故在廷諸臣雖深知海運利便不得不託詞於朽腐覆
 溺以自諱耳誠於倭虜入寇之始乘謀臣猛將之多如王
 宗法雄之討張伯路東漢安帝永初三年海賊伯路等寇濱海九郡遣龐雄擊之伯路乞降尋復屯聚黨眾浸盛四年遣王宗法雄討之連破走之逸入海島五年雄破斬之海寇遂平決策東征以沿海築堡之費分其十一而造戰艦以沿海戍守之兵

練其十一而實水軍以萬餘里被掠之財帛被蹂之禾稼
 取其百一而給軍餉以三百年賂倭之歲幣備倭之錢糧
 懸其百一而賞軍功出勦遠洋入搜近島凡海濱誘倭入
 寇之奸民悉為犁庭搗穴之鄉導曾何虞於小醜之揚波
 助瀾致寸木不敢下海耶明神宗初嘗一試行海運矣會
 再運三百艘中壞七艘耳遂罷海運較隆慶四年河運所失是年
九月河決壞運舡八百溺漕卒千餘失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尚不及百分之一也若果
 畏漂溺宜早罷河就海矣迺以畏倭之故舉數千年萬餘
 里之通衢棄之左衽而矯辭釋責誹議元運是吠禹貢揚
 州故道為不善也豈通論乎
 至元二十六年因韓仲暉言開會通河每歲運不過數十

萬石二十八年因郭守敬言開通惠河以代陸運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頗稱利便終不若海運之多邱濬有曰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為意外之慮元運主海而兼行河運為慮遠矣主河運者又可無思患預防之先計乎

宋文丞相天祥不受元贈諡

南宋遺臣後先殉義者多矣世祖獨惜信公之死錫諡贈

封贈廬陵郡公諡忠武書神主而設壇祀其褒崇名節敬禮忠魂固

亘古所未有也唐宋贈諡古人猶第以其賢也文信視元為世仇數行抗拒世祖不惟不介意轉嘉

其忠而贈諡壇祭曠蕩之恩更高出前代矣迺一奠而狂飈忽起卷主入雲改

書宋爵而天色復霽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於兩間天地

助其靈威尤亘古所未有也博囉以大元丞相祀一宋囚

登壇行奠值此風雲大變而不迷秉筆改書慰忠魂以答

天譴其氣度之從容亦更有不可及者然能使新朝君相

奉若神明敬愛於生前敬畏於歿後不獨兩趙孤之淪沒

海島者猶凜凜有聲有色即藝祖在天之靈亦復撫心無

遺憾矣曩者季陵奉太廟神主南行藝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故獨亡主於道信公生不作元臣死不作元

鬼故顯降神威擲還贈諡而不享也忠如信公真足慰藝祖於在天矣方巴延下江南時舉朝文武皆屈膝求降在

元人目中誠娼丐之不若也一自信公之死世祖遂遣程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江南人才不藉信公而益重

乎迺人才中又得一謝枋得焉取義成仁與信公並垂不朽然後知江南之大與宋祖尊賢養士之報為不可及也

史案卷十六

涇縣吳裕垂以燕

以西僧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元起漠庭本崇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
 設官而僧俗並用猶之可也乃以江南文物之邦競事神
 道設教而假手於西僧致嘉木揚喇勒智發陵掘冢攘取
 金玉庇民不輸賦者二萬餘戶佔民為佃戶者五十餘萬
 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與一切盜侵官物之罪不可勝誅帝
 若翻然悔悟梟其首以謝天下籍其妻孥以配僧尼編其
 田戶以養國士舉佛經之在中國者悉與道書並焚帝初亦信
 桑門之說繼而詔焚道書用張易之言也因而分遣儒臣於西北為諸王國師

并設各部儒學提舉司教其部屬子弟俾知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崇奉孔子一如受戒於佛子明白曉諭有畧通大旨者遣入國子監教習三年或還爲提舉之副或應試科舉並賜進士出身俾學習於集賢翰林兩院還爲國師之貳縱佛教未可遽毀數十年後未必不風移而俗易也夫以佛教之誣南北朝時尚得大行於梁陳豈以聖教之善中外一統獨不得大行於西北乎迺英才如世祖不能用夏變夷而反用夷變夏迺西僧罪盈惡積幾經敗露帝不惟釋而不問復命其子安布爲江浙行省左丞沿及武宗之世西僧愈肆甚或毆留守撲王妃而亦恬不爲怪並詔毆罵西僧者有斷手截舌之罪此固世祖之貽謀不善也

第奉佛至此宜有神靈默佑倖獲釋家之報矣厥後英雄崛起奪崇釋之天下逐順帝而北歸者竟出於皇覺寺中世祖有知能無愧悔於厥心乎

趙孟頫

字子昂秦王德芳之後

謝疊山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世祖詔求人才而必於江南何哉孟頫應聘而出奏罷苛政誅誣羣奸兆民永賴不可謂非有用之才也以有用之才而當臨安失守之時苟能糾合湖人舍生取義一事勤王之舉方與文信張越天祥諸公並汗青史矣否則於西僧發陵之日率宗族遺臣集義士如唐珣張毅甫輩

收潰卒。如閩廣海南及潮與一切連山距海之眾。如漳之

建之黃華廣之林桂方又如循州鍾明亮廣東董賢舉悉

浙江楊鎮龍柳世英之類奮臂一呼皆扶義而起矣捕西僧而孥戮之一雪神人之忿一鋤宗邦之害天下事

無可為則有赴東海而死爾即不然滅迹潛踪翱翔乎海

島飄搖乎日本暹羅書畫是娛亦豈不足以流芳百世在

世祖推恩勝國樂育為懷原不嫌於博采然亦惟未登任

籍如許平仲劉夢吉因者乃得行止自如不失於出處之

正耳他日世祖與論南人而深斥夢炎非特惡其阿附似

道也正以其出身狀元貴至宰相而亦朝南莫北也為宋

宗室者又豈特狀元宰相已哉時方優待宋裔雖亦未忍

襲言在世祖心目中何曾一視孟頫為人類乎若遇明末

祖必將謫居吉州令守文信墓矣延祐間進拜翰林學士

承旨或言國史不宜令與仁宗猶體世祖簡拔之心而戒

此屬奴奴可見元世待人之厚。孟頫又不幸而一書一畫

顧其名者薄其品適足以遺臭萬年耳

魯文貞公 布呼密 不瑞嘉禾

甘露不足以救一方之旱醴泉不足以灌一邑之田靈芝

赤草不足以救一家之餓春秋所以書災異不書祥瑞也

至於一秀兩歧一莖九穗年穀時登獨非陰陽燮理之效

乎魯公為先朝元老曷為而却嘉禾之獻曰以河東一郡

之大而僅得此數莖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況以元人之

神道設教而祥瑞之說一開則鳳凰必集神龍必見天書

必降方士符讖之說雜然前陳而封祀土木之事作矣嗣君即位未踰年春秋鼎盛能堪此羣小蠱惑乎閑外誘於未至格非心於未萌正顧命大臣之責也他日者帝欲多爾瑪謂西僧作佛事釋囚祈福也此皆元人之陋俗聞公知之而自媿其因公言而追廢前命者尤多維時奠孔子籍僧佃除苛政濟民艱俾成宗不失為令辟帝即位初五六年間惠政甚多惜魯公歿後帝亦寢疾未免政出多門耳洵足持白璧而見世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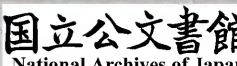
流庫克楚世祖第八子於高麗刪

異哉庫克楚之謀反也若早與海都合謀一如管叔之挾武庚天下事或未可知迺不謀於總兵北邊之日又不謀於武宗受代之初初成宗以庫克楚總兵北邊急於備禦命武宗即軍中代之忽於海

都走死漠北悉平天下大定之後謀為不軌此中情偽武宗知之審矣曾何待於特格之一辨書曰罪疑為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於西僧則磔之於親王則流之豈西僧實為謀主而王亦失於檢舉故不律以管叔而姑待以蔡霍之儔與曩非武宗曲盡親親之意又幾何不與西僧同磔也

賜徹伯爾海都子幣帛刪

嗚呼徹伯爾之愚也親親如武宗曾何疑何懼而不速來歸順乎以爾考之顯行背叛世祖尚積絲為幣而有俟降頒賜之詔況爾率德改行克蓋前人之愆即未遺詔於先朝朝廷猶將待以蔡仲夫何遣使乞降不早與庫齊共赴



軍門致啟邊將之疑直待大兵進擊而始入覲乎入覲而所賜悉如遺命在世祖與武宗似不免於過厚然自都幹一敗渠魁走死餘孽自歸而羣醜亦不敢以再發者威信著於天下有非姑息養奸者所可同年語也

仁宗

宦官壞人家國事諸史所載甚詳曾何待問帝在東宮時嘗以問王約問之者不然其說也故卽位數日首加李闡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遣釋奠於孔子旣而悔之云宦官勿授文階矣夫何以昭文館大學士之尊尋復加之續闡乎時方隆從祀科舉之典而醮祠佛事歲以千計費較武宗而倍加武宗已倍加於前代矣詔寫金字佛經更爲先朝所未有也

其斯以爲一代文明之主與至於任用特們德爾貪權怙勢流毒忠良不能明正典刑窮究奸黨致嗣君不獲保其首領皆仁宗之自貽伊戚也

文宗刪

文宗之襲位也全欲襲迹於仁宗而不知心術旣乖迹亦懸殊何也仁宗以皇次子入平內難迎奉武宗兄終弟及其得天下至正也文宗雖亦武宗之子然自仁而英而泰定至治三年特克錫弒英宗於南坡文宗旣不能與師討賊而假手泰定泰定以宗室入繼大統誅戮逆黨立子阿蘇奇布爲皇太子已四年矣已歷三朝泰定崩皇太子卽位改元國有君矣迺乘主少國疑顯謀不軌僭竊名位史稱少帝諱之而又遣使迎周王卽明宗於漠北者旣僭位而迎奉與仁宗之自稱監國

者週蓋是時勤王之兵四起皆以懷王即文宗篡弒為名周

王若乘釁而南則諸王必皆嚮應與其為諸王所戴而與

我為讎孰若我自挾之以令天下乎迺明宗業已即位仍

自立其妃為皇后文宗之心概可知矣尚冀其退處東宮

復居人下乎託入見而謀逆早已決於遣使迎奉之初矣

厥後舍子立姪非徒欲掩其篡弒二帝之迹也正以太子

既卒次子甫生非豫除兩姪則孤兒雖立終為後患爰先

弒明后文后與宦者殺之頒詔天下直誣明宗長子即順帝為非龍

種而竄之陰託孤於雅克特穆爾而遺命傳位鄜王明宗次子

而戕之又恐其長子在外仍為諸王所奉故復假借迎立

取置京師而圖之即謀弒明宗之故智皆文宗之貽謀密旨也不意

所圖未遂而雅克特穆爾已死弄假成真巴延之謀復經

敗露卒被順帝覺悟廢其神主而孤兒寡婦悉羅克害此

固天道之好還亦默有以速元祚之淪亡與

托克托字大用穆齊台之子巴延之姪額森特穆爾之兄

順帝之不見弒於柳林鄭王之力也其大義滅親克平內

難豈僅石碻王導比哉迺巴延業已黜死父子兄弟並掌

朝權遽廢文宗廟主而文后翁吉刺特氏文子雅克特古斯盡遭殺

戮致神恫人怨羣盜蜂起雖有討賊微勞不足贖其致亂

之罪矣

挑動黃河天下反刪

順帝好行小慧溺於宴安初立時信聽羣小深居宮中每

事決於權奸而已無所專下情壅於上聞維時朱光卿反於廣東捧胡反於河南韓法師反於四川李志甫反於漳州周子旺反於袁州西番盜起蔓延至二百餘處皆能以次削平尚不至於大亂者順帝之罪惡未著也及遷死太皇太后放殺文皇太子于是湖廣廣西猺賊山南燕南羣盜遼陽烏哲勒額森相繼叛亂汀州則有羅天錫等雲南夷則有死可伐等湖南猺賊最熾者則有靖州吳天保等沿江盜起每以數十人敗官軍數萬而又災異迭見饑饉薦臻迺帝不之省寵宦官肆淫逸迄方國珍入海爲寇劫漕運攻州郡脅閩帥以要朝命而寇氛不可復遏矣是皆黃河未開以前天下之反也至於隻眼石人淪沒於黃陵

岡下土人所共知也不挑則已挑則石人必見黃河屢決勢宜塞北疏南數載前賈魯早有定議首輔亦豫有成見故道可復又土人素所深悉汝潁妖賊久蓄異志黨與遍中原窺伺朝廷動靜豫作歌謠符讖俟石人出見以舉事耳天下之反曾何與於黃河之挑動哉或曰兵荒後加以黃河工役勞民傷財不且速之反乎曰不然當時海運已阻於海寇河運不通則大都必亂禹承九年之水災開鑿龍門掘地注海入載成功而天下太平所謂一勞而永逸也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四月鳩工七月疏鑿卽成者蓋役其就近居民則人情不至於搖動兵以禦寇今不使受鋒鏑而但資其工力故眾皆樂於趨事赴功二百八十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餘里之長河。遽告竣於數月間也。元末綱紀弛廢。其足以動天下之兵者。自非一端。惟復河故道。最爲得法。豈得以天下之反。而并咎其疏鑿措置之不善哉。

汴河冰五色 刪

東風解凍。三冬積垢。盡乘春水入河。太陽一曝。汗濁上浮。如垢水煮茶。油穢氤氳。蓋上結成五色雲片。凍後卽成花草。如繪畫與。而史臣迺紀此爲明祖方興之兆云。

鄭教授 咀 請正國俗

鄭公見大鄂爾多有不行三年之喪。及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嫂等俗。請令改革。繩以禮法。真不愧爲教授矣。而明人迺云百年之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云云。豈謂

元代風俗盡如是耶。 垂 按春秋時已不能行三年喪矣。自漢景以迄五季。而通喪并不行於天子。非特蒙古爲然也。蒙古開國以來。曷嘗有如唐文刺妃之納。及武韋楊氏之亂乎。東周去中興之世未遠也。姬姓之國。如晉衛諸君。父子聚麀。恬不爲怪。甚或以母弟而生。奪天王之后。 謂叔帶取狄后 當時羣臣並未聞有正俗之請。可知蒙古垂亡。猶遠勝於春秋之始也。迺因蒙古崛起漠庭。末流染中原鄭衛之習。論者遂舉一代而禽獸之。豈不妄哉。

潁川忠襄王

察罕特穆爾。字廷瑞。係出北庭。家河南。爲潁川沈邱人。

汝潁賊起。攻掠州郡。不數月江淮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廷瑞以沈邱一布衣。奮起義兵。所向克捷。遂爲

河南名將西援關中而李武崔德白不信等皆敗走關先
 生破頭潘等踰太行焚上黨破晉冀雲代諸州烽火數千
 里大掠塞外尋轉而南廷瑞遣將擊却而河東悉定汴梁
 久已陷沒廷瑞以計拔之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俘
 獲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而河南悉定於是貢
 糧京師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以重兵屯太行輿疾東
 征直擣東平招降田豐王士誠等出奇畧地而山東悉定
 天若祚元假之歲月微特汝穎羣盜鎮日削平即英武如
 明祖亦且輸誠受撫與廷瑞同為中興之佐矣不然但遣
 一養子王保保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廷瑞之甥養為子大舉南下命梁
 王出雲南陳友定出福建遙為聲援徐常諸公雖皆一代

奇男子恐不能不為王保保下也

王保保於削奪兵權大都失守山西陝西殘破

之後尚能收集散卒大敗中山王於嶺北若用之於廷瑞未幾中原未失之時天下事未可知也

大江以

南縱未可知而父子並將左提右挈克復兩淮遣兵畫江

而守中原不至淪沒則却特氏正朔相承明即求為列國

而不得也迺天厭元德星變甫見

白氣起危直貫太微而廷瑞遇害

明祖遂不復受元命

初廷瑞克復山東江淮震恐明祖遣使上書於廷瑞廷瑞留其使為請於

朝廷帝因命張景瑪哈木特授明祖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至而廷瑞遇害遂不受殺瑪

哈木特留張景官之而自立為吳王可知廷瑞一身之存歿關係於有元一

代之興亡者豈其微哉

元季殉節諸臣

元季殉節諸臣史氏競稱蜀閩兩三忠

明王珍陷成都平章塔克達右丞旺

札勒圖參政趙資死之蜀人謂之三忠湯和陷福建平章
 陳友定僉院拜特穆爾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密付死之
 時稱閩有三忠又福州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皆
 不屈而死友定子海亦遇害拜特穆爾闔家自焚死與
 大科三魁江州總管李黼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泰
 州知府李齊皆後先殉節按三人中惟黼守江
 州擊賊之功最多皆不負所學云垂謂元季忠臣義士之多苟得
 英主而輔之皆中興之佐也吉甫以募兵三千星吉奉詔
 往守江州
 未到任破趙曾勝百萬之眾江北諸賊皆聞風而遁遂克
 城已陷江州據湖口扼賊衝苟得偏師之援豈至全軍力戰而死
 乎君實守淮安五年褚布哈為江
 東廉訪使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
 誠無愧於張巡余觀蒼崖之援信州亦猶是也巴延布哈
 德克津亦
 為江東廉訪使與達勝努
 哈喇坦蔡誠蔣廣皆戰死
 廷心守安慶余闕為淮
 南左丞數敗陳
 友諒諸軍屹為江淮保障者八年迺巨寇四集城陷自到

闔門死節守臣韓通以下死者數十人

其知名者李宗可
 紀守仁陳彬金承

宗段桂芳特穆爾布哈盧廷玉葛延齡許某邱遜
 烏德美黃寅孫黃圖嚕台楊恆余中懷陳巨濟城中士

民自焚死者以千計至於孟起董右丞
 搏霄之復徽杭乘機決

策料敵如神所向克復雖古名將弗之過也使勦賊之事

一以委公吾謂紅軍不足平矣乃為羣小所嫉忽令東援

忽令北駐而卒斃於奔命與弟昂霄同為毛貴所害豈不

惜哉他如力盡而死者則有多通達克津諸公若巴勒樊
 執中劉友

仁趙忠報恩努阿爾斯
 蘭尊達錫哩之類其不屈而死者則有孫撫愈述祖

諸公若魏中立于大本張桓超爾師聖
 布哈特穆爾達什特穆爾之類其死於明兵尊如

監國特穆爾布哈卑如百戶張文貴者更不知其凡幾宗若

王齊克慎托克托錫哩右丞相張康伯左丞相慶同瑚圖
 克平章定定鼎珠德爾畢什富森賽音布哈馬彥鞏孔興

申榮參政宜孫樞院布延特穆爾樞副謝英輔御史福壽
 桑哥失里穆辰待制黃殷仕左丞丁敬可尚書晉延特穆
 爾張翔郎中王可瑪哈木特檢校阿失不花宣政多爾瑪
 宣慰曾顏不花知院判張浚守將段武石抹沁珠克壘總
 管靳義胡濬郭允中處守舒穆魯伊遜永
 守鄧祖勝栢特穆爾三原尹朱春之類所不可及者黃
 佐才以龍巖一尉與妻子四十餘人而死事劉濬以連江
 一巡檢而募士殉節其子健手報父仇忠孝萃於一門而
 為史氏所不及備載者何可勝數假令順帝知人善任明
 祖雖英武不殺其如忠臣義士何哉假令順帝能聽趙閣
 慟哭之諫趙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
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
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師卒不聽夜半開
建德門北去可知在位謀臣曾一宦者之不若也如哀宗
 莊烈之死社稷則忠臣義士之多當更勝於金末明季萬
 萬矣奈何狃於偷安效唐宋之動輒播遷輕棄中原甘自

絕於正統致為後人所貶欲僅比南朝之宋齊梁陳而不
 得也吾恐元季殉節諸臣亦且死不瞑目矣

元遺臣

元季遺臣乃心王室者史氏雖不及備載而車駕北轅中
 原盡失之後其才能節操深為明祖所敬愛而又終不得
 而臣之者有三人焉王保保削官時明祖七致書不答出
 塞後數遣使招之不應而恢復之志愈堅明祖所以有奇
 男子之嘆也蔡子英受廷瑞父子知薦之恩遯跡深山明
 祖繪形求得之亡而復獲威之不屈官之不受館之儀曹
 倍加尊重而但痛哭思和林明祖知其終不可奪厚其禮
 而遣之巴延資中數出奇計收復建昌揚帆萬里而從天

子復持節發廣兵救閩至則眞已降明乃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變姓名浪迹江湖明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公因齋鳩自隨復遭幣聘從容就義而逝明祖終不得而一見三人行迹不同而乃心王室百折不回較蒼黃殉節爲尤難明祖雖得天下所以不獻元俘禮遣元嗣遺書通問爲文弔祭不敢藐視北庭常若有事未了者皆諸公忠義之氣有以震懾乎明祖之心而使之起敬起愛也惠宗嫡嗣世君朔漠後儒雖屏之外裔俾不得比於三國之魏吳北朝之齊周而殉節諸臣之外又有此輩人物則元祖累世尊賢養士之報迴非後漢東晉所可幾及也

元棄大都後歷年之久

從來正統攸歸在人不在地故昭烈僻處西蜀而承漢中宗偷安江左而承晉也況順帝承累朝之烈爲天下共主者三十餘年明祖取汴梁之日改爲開封府明初以此爲北京不特川陝雲南悉爲元有卽大河以北猶無恙也若克與民死守則正統攸歸何有於明祖然退而北轅矣而雄據朔漠跨有西域其同姓諸王之碁布邊郵者東起遼海環燕趙以北西包玉門繞隴蜀而南至於滇國以百餘年數萬里之封疆奉一蒙塵之天子夫豈趙宋之援立昞曷寄居海島而又奉表稱臣者所可同年語哉且順帝一身無論矣帝由大都而開平而和林三載而崩於應昌國人諡曰惠宗子阿裕錫哩達喇立是爲昭宗明祖必欲獲其歷代傳國之璽擒其才堪恢復之臣與嗣君音問者豈恐後人仍以洪武十北元類南宋故云有三事未了而遣將北征與

一年元昭宗殂在位八年小王子立名特古斯時川陝悉為明

有梁王巴咱爾幹爾密守雲南尚遣使通貢漠北十四年

傅友德下曲靖梁王死之梁王兩駟明使曲靖既下度不能支驅妻子赴滇池與其左丞

托廸右丞魯爾俱自殺明年克大理雲南始平二十一年小王子被

弑在位十年五傳至琨特穆爾又被弑郭勒齊篡立雖去帝號

而稱汗改國號而稱韃靼然猶提封萬里與明代相終始

可知元之亡作史者雖云亡於洪武元載而不知元失華

夏後子孫奕葉相承實至我

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始滅也又可知元世祖之天下不

特封疆之大遠過漢唐而其王迹之肇基宗廟之血食上

自南宋宋開禧二年為元太祖元年下逮

國初歷年之久亦莫之與京矣奈何順帝之輕棄大都而北狩也

或問順帝棄大都後史家當何以待之曰商湯伐夏桀奔

南巢三歲而崩明祖伐元順帝奔北庭亦三歲而崩南巢之

桀北庭之順其例一也或問順帝遜居北庭輻輳數萬里

嗣君一脉相傳又享國二三百餘年至今猶或為會長實較

南巢之桀為差勝曷不以順帝甫崩明克應昌之日為元

亡乎曰元之君臣若克死守京城雖中原盡失或僅存關

北十六州并無大漠西番之地而子孫正朔相承直等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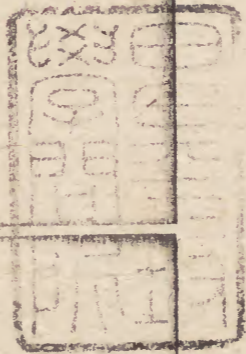
戰國之周可也迺竟委而去之正不妨嚴於削奪以永垂

人主輕棄宗社之戒



何眞

奴縛主者罪固當烹官至分省左丞兵力有餘而舉所部郡縣以叛降者當處以何罪假令眞斷斯獄必將縛降虜具湯鑊置諸轉輪車上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四境毋如臣叛君者羅此刑也或又使數人鳴鉦督虜妻炊火虜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臣叛君者視此以眞論眞眞眞奴輩也



西曆一千六百

